

犯罪心理小说

九朵蝴蝶花

迟子建 海 男等 / 著

JIUDUO HUDIEHUA



群众出版社

九朵蝴蝶花

藏

书

迟子建 海 男等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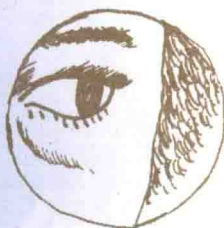
一鸣 / 编

JIUDUO HUDIEHUA

I247.7

1823

RBH45/00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朵蝴蝶花/一鸣编.-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1

(犯罪心理小说)

ISBN 7-5014-1929-9

I. 九… II. 一…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8038 号

九朵蝴蝶花——犯罪心理小说

一鸣 主编

责任编辑:张 蓉

技术设计:连 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社 址:北京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印 刷:北京印刷一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32 开本

插 页:2

字 数:329 千字

印 张:14.75

版 次: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0001-4000 册

定 价:22.50 元

序 言

这是一本纯文学作家创作的犯罪小说集。

在中国,犯罪小说一般被归入通俗文学一类,由通俗文学作家写作,纯文学方面不屑染指。但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我们先是偶尔在通俗文学刊物,如《今古传奇》、《警坛风云》等杂志上发现了著名作家(“著名作家”一词目前仅定位于部分纯文学作家)创作的这类作品;后来,慢慢地,在一些著名的纯文学刊物上,如《人民文学》、《当代》等杂志上也能见到这类作品了。于是情况就显得重要起来。1998年,《小说选刊》评奖,本书中收入的女作家孙惠芬的《台阶》赫然入选,似乎标志着犯罪小说创作已正式为纯文学界所接纳。

犯罪小说是与惊险、悬念、紧张、恐怖这些字眼相联系的,中心在于悬念。而人总是寻求刺激和富有好奇心的,故此犯罪题材作品常拥有广泛的读者。通俗小说家抓住读者心理上的弱点,尽其所能发挥想像力,使情节设置异常复杂,故事中险象环生,搞得人透不过气来,则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往往,作品内容的真实性也需要

打些折扣。中国过去的犯罪小说创作,难在不脱离生活。写得简单了,读起来没意思,写得复杂了,又不像国内发生的事儿,所以顾此失彼,不大容易进入严肃文学的行列。尤其在平静的平均主义年代,社会上犯罪率本来就低,犯罪手段且拙劣,更缺乏产生犯罪小说的土壤。

近些年来不同了,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带来物质生产的极大进步,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刺激了犯罪率的上升。在决意不择手段攫取钱财的人群中,大量聪明、才智和勇气被用来实施犯罪行为。据法学界人士分析,目前我们正进入建国以来的犯罪高峰时期。高峰时期里除“案件数量大,质量高”外,犯罪分子“年轻化、组织化、流动化、智能化”是新的特点。这反映了社会生活的重要变化,不能不引起严肃作家的密切注意。今日的严肃文学或纯文学,完全不涉及社会犯罪,可以说已不能严肃地对待现实。

在这一背景下,重要刊物上开始陆续登载犯罪小说,数量逐渐增加。时至眼下,这类题材创作已悄悄形成一股气候,现在我们可以正式精选出一本由纯文学作家创作的犯罪小说集了。

每一种人间罪行的升级都标志着人群中一类矛盾的激化,严肃作家处理犯罪题材正是看中了这类题材背后隐蔽的深刻的人文内涵。一般说,他们的作品较通俗文学作品具有更高的文化品位,更发人深省,而不仅仅是编织悬念。反过来说,他们的作品又由于有了较强的

悬念而更具可读性,更吸引读者,两方面自可兼顾。社会生活已经发展得很复杂,复杂到这种地步:生活中有的,小说中未必想像得到;小说中想像得到的,生活中都有。平日我们在报刊上看到的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足以证明这一点。作家受生活之启发,经过艺术构思写出小说,又使生活呈现出人们未曾意识到的眩目色彩。既然如此,今天的犯罪小说就很好看了。

这部小说集的许多作者是公众所熟悉的著名作家,读者欣赏过他们不少其他类型的作品,现在来见识他们此一类的创作,也该是一件愉快的事。

编 者

目 录

迟子建

九朵蝴蝶花…………… (1)

田 柯

下场…………… (54)

孙惠芬

台 阶…………… (91)

莫山山

无罪辩护…………… (107)

海 男

金钱问题…………… (173)

■ 犯罪心理小说 ■

2

高红十

野渡无人 (214)

张水华

致命关系 (294)

石钟山

城市消息 (363)

李建平

当 关 (400)

九朵蝴蝶花

◎ 迟子建

敲门声吓跑了那条在浅水中正要吞我的钩的黑鱼。我懊恼地睁开双眼，茫然地看着从窗帘透过来的单薄的晨曦。

敲门声急促地继续着。

我头昏脑涨地披衣起床，趿上拖鞋，摇摇晃晃地踱到房厅门恹恹地问，“谁呀——”

“公安局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不由警惕起来，“我怎么知道你是公安局的？”

“这是我的证件。”

透过门镜，我见一个面色严峻的人举着一个打开的证件。楼道昏黄的灯光使它看上去影影绰绰的。

我说：“对不起，我看不清楚，而且证件是可以伪造的。我不能给你开门。”

那人往旁边一闪，另一个穿制服的人出现在门镜的尽头，这人很瘦，说话有点女里女气：“我也是公安局的。”

“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就够我胆战心惊的了，两个就更难应付

了。”我心下想着，对他们说：“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你打开门再说吧，我们要向你了解些情况。”其中给我出示过证件的那个人说。

“有事请你们明天到我办公室去谈。”

那人低声咕哝了一句什么，不再坚持了。

我心有余悸地回到被窝，拈起手表一看，不过是六点一刻，便用下流话骂了一句这两位不速之客，然后蒙上被子打算旧梦重温。那黑亮的鱼体态匀称，在白色的浅水中恣意浮游着。它闯过了无数道为它而设的网，然而我随意甩向浅水的一弯鱼钩却吸引了它，也许因为鱼饵不是它通常所见的蚯蚓、面包渣、玉米糊之类的东西，我用了一粒金红色的马鲛鱼子，黑色激情洋溢地张开了嘴，朝着钩奋勇而来。然而它很快就在敲门声中脱离了我的梦境。

没有结局的梦同慢性流感一样伤人。我老是想着它张开嘴就要吞钩的情景。它那柔软的腮会被尖锐的鱼钩刮出血吗？它会痛苦地挣扎着脱钩而走吗？

我再次来到那条大河时太阳已经不见了，河岸上少见行人。干渴的晚霞贪婪地将整张脸浸在河水里狂饮，使河水泛出陈旧的暗红色。我的鱼竿孤零零地抛在岸边，浅水因了晚霞的缘故，不那么清澈逼人了。我俯下身，打算拿起鱼竿看看钩上有没有黑鱼。如果没有，那金红的鱼饵还在不在，正当我的手接近鱼竿的那一瞬间，那种撕裂梦境的敲门声又野蛮地响起。

透过窗帘的晨光已经较刚才丰满多了，我怒气冲冲地翻身下地，奔至门前，满腔愤怒地问：“谁——！”

“小沈，我是刘挺山！”他扯长了嗓子喊，“你开开门！”

刘挺山来干什么？他是我们单位的保卫科干事，快 40 岁

了，长得肉头肉脑，整天骑着辆破自行车出出进进的，平时见了他只是彼此点个头的交情。

看来今早这门非打开不可了，哪怕它是地狱之门。我受够了梦境被扰的折磨。

我“哗——”地摘掉门栓拉链，将门打开。

刘挺山的一左一右竟然站着两位穿制服的人，看来是先前的两位不速之客了。三个男人对着我现出吃惊的神色，我便恍然明白是自己穿着白色半透明的睡衣的缘故。我衣冠不整，昨夜因为贪杯过甚，也许眼泡也是浮肿的，他们没准以为撞见了幽灵。

“请进吧——”我将他们让到厅里，指着鞋架说：“那上面有拖鞋，你们自己换吧。”我返身回到卧室，将门关紧，打算换掉睡衣穿上一套规矩的能见警察的服装。卧室和厅里都静悄悄的，那三个人连话也不说。我讨厌自己换衣服时的那种窸窣窸窣的响声会被陌生男人听见，当然对于我所爱的人来讲，我是乐意将这种声音制造给他听的，因为这本来就属于女人身上的一种美丽的声音。为了使这种声音永远成为爱的私语，我将录音机打开，喜多郎《丝绸之路》的音乐随之翩翩而起。

一条黑色牛仔褲，一件驼色高领套头羊毛衫，这装束即使放到中世纪也算得上庄重了。我叠好被子，走出卧室。厅里椅子缺员，所以有一名警察站着，我便去厨房搬出一把。

我靠在冰箱旁等待他们发问。

“我们去了你单位，不找个熟人来，看来你是不会开门的。”其中给我出示过证件的警察说，“你的警惕性真高。”

“最近报纸接二连三报道一些妇女被堵在家里遭强奸后遇害。”我略带嘲讽地说：“已经死了8个女人了，可凶手如今还不

知道在哪儿悠闲地喝咖啡呢。听说有一个被杀的女人还在哺乳期。”我抽动了一下鼻翼，“其中死去的丽园酒店的领班，就在我的前一条街。”

“这我们理解。”警察抽动了一下嘴角：“所以——”他指了指刘挺山，“让他来叫开门。”

刘挺山“嗨”地点了一下头。

“我们想向你了解一下，昨天晚上你几点睡的？”发问的警察将头转向另一个警察，那人心领神会地拿出纸笔，就着厅里的方桌准备记录了。

“我是今天凌晨一点一刻才上床的。”

“噢——”警察兴奋了一下，“你有没有听到楼道里有什么响声？”

“没有。”我问：“出了什么事了？”

“没什么。”警察有些失落地继续问：“你怎么这么晚才上床呢？”他说完后又连忙更正，“不是上床，是睡觉。”

他的解释不由引我发笑，我说：“晚睡是我的生活习惯。”

“那么你能回忆一下昨晚你都在干什么？”

“可以。”我说，“晚上我炖了鸡汤，烧了个虾仁菠菜，切了两个皮蛋，7点左右开始喝酒。”我朝厅的墙角处的一个空酒瓶唠唠嘴，“那是战绩。”

“你有一个人喝酒的习惯？”

“差不多吧。”我说，“昨天是我的生日，我多喝了一些，不过我没醉。”我返身走进卧室举出一个画板，“瞧，我还画了9朵蝴蝶花。”

“这是你画的？”

“当然，我在酒后画的。”我沾沾自喜地说，“这种蓝色蝴蝶花

多么动人！”

“为什么画的是9朵？”警察问。

“为什么？”我说，“我觉得这块画板有9朵蝴蝶花才恰到好处。若再多一朵，绿草就显得不开阔了；而再少一朵，就会缺少了和谐显出凋零的气象。”

“都有些什么人来为你祝贺生日？”警察又问。

“我一个人过的生日。”

三个男人都现出惊愕的神色。

“我是独身。”我变换了一下站的姿势，将腿叉开，双手抱在胸前，“生日只对个人来讲才有意义，我不愿意勉强别人来祝福我。”

两位警察面面相觑，现出极其失望的表情。

“你与邻居有往来吗？”警察又重新燃起希望问，“就是3号门的那对夫妇。”

“偶尔在楼道碰见互相点个头，没有深交。”我想起了他们常常在深夜时大吵大闹的事，便冲口而出，“他们老爱深夜吵架。”

警察的眼睛蓦然明亮了一层，他急切地问，“你能不能说具体点？”

“我工作晚了的时候喜欢到厨房弄点吃的。我的厨房想必与3号门人家的卧室相连，所以他们吵架时我能听到。他们大约都在零点左右开始吵。”

“他们吵些什么？”

“吵架的内容我并不知道，只知道他们是在吵。只一两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他们在说这两句话时声调格外高，好像用尽了全身力气。”

警察瞪大眼睛敛声屏气等待下文。

“是‘你他妈的给我滚’和‘操你妈。’”我说。

“‘你他妈的给我滚’，是男人骂女人的吧？”

“不，是女人骂男人的。”

“哦。”警察敲了一下桌面，“他们一般吵多长时间？”

“这我不好说，因为我并不总呆在厨房里。”我说。

警察起身对我说：“谢谢你的合作，也许以后我们还会来打扰你。”

“究竟出了什么事？”

“3号门的女主人被人杀害了。”警察不动声色地盯着我说，“就在昨晚午夜时分。”

第九个被害的女人——与我相邻的女人。当她在血泊中挣扎的时候，我陶醉在《九朵蝴蝶花》的创作中。我颤抖不已，几乎不敢再正视蝴蝶花那青白柔嫩的花蕊。我惊慌得像一只被子弹擦伤的羚羊。

“谁发现她的尸首的？”我战战兢兢地问。

“凌晨两点，她丈夫回家的时候。”

“那时我刚刚入睡。”我觉得自己开始打哆嗦了，“她被强奸后杀害的？”

“跟以前的8个死者有所不同的是，她并没有被强暴的痕迹。”警察仍然不动声色地盯着我说，“不过杀人的方式与前8个是相同的。”

我终于抑制不住地神经质地叫了起来：“那你们还在我这里浪费时间干嘛？你们跟我啰哩啰嗦的时候，也许第10个人已经被害了！”

我的无礼并没有使他们感到愠怒，他们只是礼貌地起身，说着“打扰了”，然后到3号门的家里去了。我恐怖异常，头晕目

眩,连饥饿的感觉都没有了。我的枕头底下横放着一把锋利的剪刀,床头柜与床之间窄窄的凹缝中隐藏着一把铁锤,在厅门口的装有雨伞、手套、鞋垫的小木箱里,匿藏着一把龙泉宝剑,那钢是上好的,而且我请人为它开了刃。独身女人的居室就是一个布满机关、危机四伏的地方,社会秩序的动荡和混乱使我不得不作如此考虑,以备不测,否则一旦遭遇危险那将束手待毙。我不能指望自己总有良好的警惕性。这固然很关键,把所有的可疑的陌生人拒之门外;但是一些被熟人算计者也大有人在,所以屋子的各个角落便有了可充自卫的器具,我可不想自卫之后又身陷囹圄,那样还不如死去。所以我选择了剪刀、锤子、宝剑这类,它们具有为人服务和抵抗暴力的双重属性。它们不像匕首那样惹眼,因而自由度很大。剪子既铰出好看的窗花,也能刺中一个人的心脏;锤子既能把一颗闪亮的钉子固定在墙上,挂上一幅自己满意的画,也能敲碎一个混帐的头颅。宝剑就更不用说了,这种如今用作装饰和健身的器具是中世纪男人们最喜欢的决斗武器。我常在夜深人静之时望着它们所存在的秘密角落而陷入遐想。

一上午的时光像婊子一样令人生厌地溜走了。3号门里的女主人因为被谋杀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息。警察频繁地调查邻居,询问最近看没看到行迹可疑的人在楼道徘徊,当然问得最多的是关于他们夫妻吵架的事。2号门的女邻居诡秘地问我:“警察向你调查他们吵架的事吗?”

“也许你们那堵墙隔音好。”

“你听说了吗?那女人死的时候她男人不在家,他回来时都半夜了。”

“现在的男人经常半夜回家。”

“我丈夫就不这样。”女邻居有些炫耀地说，“他一下班去接孩子回家，我到市场买菜，全家人吃完饭后由他辅导女儿的功课，我看电视。”

“哦。”我为了满足她的虚荣心而推波助澜地说，“你真幸福，像你爱人这样的男人如今打着灯笼也难寻了。”

女邻居仿佛受到了意外的鼓舞，她突然贴在我耳边轻声说：“别的女人死前都被强奸过，只有她死时没被强奸过，她丈夫是半夜回来的，咱们都得提防着点。”

“谢谢。”我说。

8个女人都是被强奸后杀害的，而且都是被剖腹杀害的，第九个人为什么未被强奸？难道杀人者不忍心强奸她？既然动了恻隐之心，为何又将她剖腹杀掉？如果真是3号门的男主人干的，那么晚报泄露那八位妇女惨无人道的死亡方式无疑等于给凶手送了枝枪，只可惜他在如法炮制时忽略了强奸的前提。也许他已没有了强奸妻子的激情。这种猜测使我感到害怕。

我在落叶斑驳的大街上朝王再伦的私人诊所走去。我们已经有半个多月没见面了。王再伦比我大4岁，属羊，是医大的高材生，毕业后只到市立医院干了一年多，便申请执照开了私人诊所。王再伦的手下招聘了一名护士和一名勤杂工，诊所的白牌匾上赫然写着九个黑色楷体字——王再伦性病康复诊所，左上角依照惯例画着一个粗壮鲜明的红十字。我常常指着牌匾和王再伦开玩笑：“王再伦性病——康复如何了？”他便撮一下嘴一本正经地说：“还好，还好。谢谢关心。”

也许人们都意识到冬天即将来临户外活动的机会将会减少了，所以深秋的街上行人如织。人们在阳光中散漫地走着，你分

不清谁是罪犯，谁是慈善家；谁是性病患者，谁是清纯如水的少女；谁是暴富之后的吸毒者，谁又是正襟危坐的机关小职员。每一个人的眼神都是捉摸不定的。人们互相游离又密切相关，有人在电影院门前打情骂俏，还有人在街角气势汹汹地吵架。这些情景司空见惯，潮涨潮落周而复始。

一个小贩子追着我兜售她的墨镜。这女人的嘴唇像是刷了红漆，浓艳而恶俗的红色有点令人翻胃。

“瞧瞧你的眼睛多好看，这么大的风，你买一副保护你的眼睛吧。”

我对待这样“跟脚”的街头小贩向来报之以沉默。

我继续向着走着，步态悠闲，不紧不慢。我喜欢秋天的风，喜欢它在席卷秋叶时的那种充沛的激情。

“你看这风多大呀，要是迷了眼睛，可就遭罪了。你要是戴上墨镜后就不用担心在大风里走路了。”她的语调分明有点乞求的味道了。

她的这套伎俩我太熟悉了，所以依然旁若无人不紧不慢地向前走着。风将我的头发吹得飘扬起来。

那女人终于绝望了，她重重地在我身后“呸”了一口，然后恶声恶气地骂了一句：“他妈的邪门了！”

我并没有回头与她争执，因为是她生气了，而我心情很好。我继续悠闲地向前走着。

王再伦聘来的女护士一见到我就向我推荐一家美容院。这女人32岁，才离婚不久，没有子女负担，有一张能把死人说活了的嘴，那双柳叶眉长在一双常常左顾右盼的眼睛上真是恰如其分。

“我只做过两次护理，你瞧瞧——”她鼓起腮帮子让我看她